



第十一齣

丑小丑執令率衆
上同唱

軍書南

江神子震雲靈鼓幾聲鳴大家同欲請長纓紅纓

白馬咸林兵三街六市看勇士伐獬豸盧龍營丑

白我等河北義兵是也奉縣主之命請取花千戶

領向軍營聽用前行已是花家庄了莫家兄弟小

丑有丑着衆兄弟們暫且立起行營我二人一同

前去請花爺領隊小丑何兄言之有理向衆介你

們暫且迴避我二人好同行也衆應下丑笑介好

得意也我何如古也有今日麼賢弟我們快走罷

同行介小丑來此已是他家了叩門介副末上二

位又來了不知河北兵馬到來未有丑盡皆來到
我等奉令來請花爺閱兵副啟上二位我家老爺
年紀過老因上命催遣不能親往特着大相公替
父從軍捧着劄付要見辛元帥稟明此事二位在
上不知可還使得小丑兒子替老子這是常情不
知這位小花爺年紀多大了副一十六歲丑十六
歲怕年紀忒小些副諸般武藝盡皆精通比我們
太老爺更加勇壯小丑何哥要是這麼着有甚麼
使不得的呢況且辛元帥要的不過是武勇丑既
如此何不請出來大家拜見拜見副多承了請介

大相公有請旦上一片忠孝心那怕羞容面是那
個副今有何莫二隊長求見旦如此請副大相公
出來了相見介何莫花大爺在上兩個隊長拜見
旦鄉里故人何必多禮常禮罷相讓介何莫花大
爺乃是兵主我二人正是屬下如何敢坐旦二位
鄉親說那裏話來若論年紀比小弟還長許多況
且私下坐坐何妨何莫如此告坐了傍坐介副送
茶茶畢何莫請問花大爺貴庚多少旦小弟今年
一十六歲何花大爺好一品人才聞得大爺要替
父從軍真是忠孝兩全旦雖然受了劄付不知辛

元帥可肯允否莫大爺別說是元帥就是皇帝老子凡遇出兵打仗用的原是精力豈有不允之理小桃紅大將臨征惜武勇況大爺是俊英也風流年少到處能容衣物又鮮明美人品俏姿丰敢不是嫖姚霍去病也自然馬到功成說甚麼忒年輕旦白多承過獎小弟何以克當請問二兄高姓大名何小人隊長何如古莫小人隊長莫欠珠旦原來是何莫二兄請問二兄小弟雖然粗知武藝軍規一事尚不甚明多有仰仗何唱

下山虎隨時眼力自然分明若論營規事也不難

懂趨踰進退讀書人何事不能謙謙君子人皆敬羽林通孝經詩書禮樂府則成元帥甚精明爺行正在妙齡豈有個不當重用旦白小弟有愧有愧莫聞得爺家甚實豐盛我二人一路上全當爺的家人諸凡行李盤費還求爺的贊助旦這是自然今日天晚小弟還要與父母說些別話請二位暫在書房一寓何莫多感大爺盛情小人們自當伺候旦辭下何老莫你看好個花大爺莫老何你看到的到像個粉團花兒不知藝業如何何強將底下無弱兵花老爺那樣武勇這大爺自然是個好

的副請二位書房一坐行介何莫好個書房副二位暫坐待我去看飯下何老莫你看這花大爺好會待人莫也差不多到了外頭你我受福多着呢

內起更二人倦介菩薩執金剛面弔場下二人驚

介何方才一個菩薩帶着個金剛臉莫我也看見

是這樣的好奇怪阿二兔弔場向何莫作勢介莫

你看又跑出兩個兔子來了何真正奇事這兩個

兔子又是作甚麼的好難懂唱

尾聲菩薩也會化金剛明視光芒又一雙莫唱莫

不是你我命帶桃花浪何白混鬧你我若大年紀

如何作的起龍陽莫老何不是我的口過借們這
個上司要是辛元帥尚自猶可那牛先鋒只怕饒
不過阿何休要取笑大家歇息一夜明日還要從
征呢笑介同下

第十二齣

外上副隨上外唱

送別

南

謁金門 秋光遠萬點閒愁難判弱女從軍由來罕

又見增別歎木楠咬兒隨老日上唱西風無語夢

魂邊此情吞吐難言含酸含淚愁拆散一夜心思

亂外白長河浩浩水東流五內懷傷心更憂老自

來祖餞皆男子今日征夫是女流外安人今有木

蘭前去從軍你我不免郊送一程便了老官人

孀弱女二八佳人如今作起男子形狀不知成何

歸着外咳安人這也說不來也快請小姐上堂副

應介老爺有命請小姐上堂內應介且上白盡忠

盡孝在今朝雄心堪比男兒漢見介爹娘在上孩
兒今朝遠行特來拜別外罷了行李征衣可曾齊
備副行裝衣物盡皆交付何莫二人聞得兵馬皆
在村外等候吉時已到當請公子出征老既如此
你我不免出門相送執旦手介爲娘的生你一場
今朝一別不知還能相見否外含悲介安人就此
起行罷行介老執旦手含悲弔場同唱

忒忒令蕭蕭異響北風喧愁只愁萬馬臨邊要知
晨昏未定早作了秦燕惟黯然與消魂功欲立名
與傳嘆衰年日暮途空遠副白啟上老爺前行已

是郊外有何莫二人相候何今朝跨馬臨征隊莫
何如賭博舊場中見介天爺該點兵了外我兒二
隊長已到你們一路須要仔細老見阿途路之中
風霜厄烈況邊外之地須要小心旦爲兒曉得含
悲拜介就此拜別二親爲兒的去也木楠咬兒姐
老唬介木楠咬兒哥哥呀外你哥哥今去從征你
們不許亂叫木咬悲介外老我兒去罷同唱

沉醉東風朝與暮最是難言軍營中何嘗幹慣聽
號令莫貪眠急急煎煎早早的立功回還諸事憑
天忠心孝念神靈護佑自然平定狼烟何莫白花

太老爺太安人請回罷同唱

園林好勸二老莫要心懸令郎此去必周全歸來
時節多貴顯自有個功名願自有個功名願旦白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啟上爺娘善保身體待孩兒
成功回來再見爹娘罷唱

江兒水愁腸萬種家事相關二親不必相憐念惟
願劬勞養暮年自有龍天調和養贍爲兒自有處
身便白我花弧將來有日回來自見明白老不捨
介何莫花大爺我們走罷衆弔場何莫同日暫下
老天阿我兒那裏去了外安人少哭老你這無恥

的又說甚麼唱

五供養天天可憐嬌兒此去諸事由天若能保平
安不枉行孝念外唱安人徒枉然倒教他心不安
無限此情腸你我同一盼兒今已去且免愁煩悲
介同下衆旌旗何莫同日弔場同唱

川撥掉功業傳率兵將定黑山共同去鷹揚向前
作一個第一奇男平塞草滅盡賊垣不須想自能
完追衛青學定遠旦白衆將官就此起行唱

尾聲河北兵將聲名遠元帥辛平愛壯年何莫白
啟上副爺我們先到古北口等待元帥大兵好同

雙珠記卷之二
行也。且唱此去呵全憑二位定邊山何莫白豈敢
且正是回首無聊意含笑向人前眾弔場下

第十三齣

生上唱

憶婚南

相思引綠衣初遇鏡臺新那知太岳有艱辛徒勞
日夜焦愁思何處獻慇懃白我王青雲自前日拜
親而回想花家岳父高年老邁如何去從部曲況
老不戎服疆禦難勸又聞得河北軍馬將至因而
着書童前去探聽這時候還不見到來好不悶人
也唱

流拍我今年貌正青春況又是初定婚與花家結
朱陳慕劉范贅雁信判合就男女親誰知生荆棘
岳家門丑上白聞得奇事與他村歸來歸來報主

人見介相公在上書童叩頭生你打聽的事體如何了丑我到了花家村外邊聽見有人說花老爺並未去出征聞得有一個大相公替父從軍去了生說那裏話來他家並沒有甚麼大公子丑正是呢奇事奇事真奇事說出話來怕生氣若問他家大相公便是你的戲中戲生胡說我問你花家事情你如何亂道起來丑亂道亂道唬你一跳你的妻兒如今扔弔生這是怎麼講丑我只爲花家原無有一個大相公因而問着他家院子纔知道小姐從軍去了生驚介是那那個丑就是木蘭小姐

生斷無此理丑現放着是這樣生唱

錦漁燈莫不是蠢書童悞聽人云丑白分明是實

生唱莫不是老院公驚嚇親人丑白那院公是個

最老實的人生唱緣何的錦屏鸚鵡出風塵斷無

個二八幼女臨軍陣丑白難道我撒謊不成只因

花親家太爺年紀高邁那大小姐又有一身武藝

軍書又緊急他所以替了父親去了生罷罷唱

望仙門那有個閨門窈窕赴龍鱗事忒新教人徒

自把眉顰淚沾裯回首憶曹娥不覺喜氣盈春吾

家今又出奇人報親恩節孝望仙門丑白哭壞子

雙魚記卷之
也不中用了相公不如另娶一個罷生混道似此
節孝之女人人欽敬況我王司訓何德有此孝義
之妻那怕十數餘載少不得也要等他一等唱
尾聲自來節孝出賢門方見人間奇事新俺呵不
等他歸來不娶親丑白相公莫說傻話了知道他
還回來不回來呢生快去備馬我到花家稱賀便
了同下

第十四齣

淨率衆上唱

起兵南

三疊引虹旗夾岸與天齊原野秋霜正氣山縈後
騎行星苑雲區遺世淨白大小三軍衆應介有淨
就此起兵衆是淨吾乃先鋒牛和奉元帥之令先
到古北口點取天下民兵共勦黑山衆軍士諸路
兵馬可曾到齊衆各處兵馬盡皆到來惟有河北
一路尚未到此淨如此速傳令箭前去催進衆領
命行介同唱

四邊靜長鎗大旗向前去行行河北地暫屯古北
口如虎桓桓士秋風正淒雁聲迷離昂昂衆軍卒

征討那魍魅衆白啟爺前行已是古北口了淨就
此扎住前營衆領命暫下何莫衆隨旦上同唱
前腔則乾今更效坤儀千乘復萬轡暗同孫武兵
干戈之有備弧矢之利以討其貳那怕那勁敵可
以安社稷旦白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衆軍士
行至那裏衆啟爺已到古北口了前面乃牛先鋒
行營請爺就此前去拜見旦既如此爾等且自迴
避何莫二兄隨我拜見衆應介下旦二兄與我報
門何莫是報門介內是何人報門何莫今有河北
兵馬已到首將花弧拜見先鋒大老爺內如此少

待何莫領命衆開門淨上暫停軍共馬河北有人
來陸坐介着河北首將進見衆報門旦進見介曰
河北小將花弧拜見先鋒大老爺淨你就是花弧
麼聞得你乃告老之人如何這般年少旦小將乃
花桑枝之子名曰花弧父親原是千戶之職因年
老不能從軍特着小將前來聽命淨笑介好一個
少俊英才也罷你暫且率領本部人馬待元帥到
來時節再聽命令旦是淨你且回營去罷旦告門
出介同何莫下淨衆軍士我看這個花弧好個少
年人物也唱

雙喜記卷五
尾聲少年人物世間稀且着軍前領一枝待元帥
大兵呵同向黑山滅鴟鵂白掩門衆應介同下

第十五齣

生乘馬丑隨上

思女南

十二時鬚髯想姿形這一別萬恨難寧忠孝二字
也要分明雖然此日分鸞鏡將來應自成名白我
王司訓因妻子木蘭替父從軍特來安慰岳父正
是生子當如孫仲謀景升之子豚犬耳書童丑應
介有生來此已是岳父門首你且前去通稟丑是
叩門介副上寂寂正愁眉叩門又是誰丑王相公
來了副羞介原來是王姑爺姑爺有請生快與我
稟明岳父岳母只說我王司訓拜見副姑爺少待
稟介啟上老爺安人王姑爺拜見外上王假有家

交相愛不重生男重生女老上淒涼無語守空閨
肚腸欲裂同誰語相見介外有勞賢婿登門拜訪
生泰山在上容小婿拜見老匆忙之間常禮罷生
小婿領命各歸坐介外看茶副應丑拜介太老爺
太安人在上書童叩見外一傍待茶副應丑同下
生大人在上小婿一言拜問外請講生小婿聞得
河北兵馬已到岳父何時起行老提他則甚外唱
黃鶯兒這事呵提起心酸痛赧羞顏徒淚淋說不
盡這般光景心內如冰雙眸似星只因老年無耻
貪生命纔有這女成名代父從征對東床真慘情

生白大人說那裏話來令愛呵唱

山坡羊眼睜睜這般高年景遠迢迢萬里關山境
急煎煎軍書抵死催白茫茫只得也臨崖礮孝心
全前行去盡忠莫言婦女不從征東漢時有個呂
母海上揚兵白更有契平令之婦奚氏與劉遐之
妻邵氏呵唱守城響丁丁待保英驍勇怒冲冲敗
季龍老白賢婿只是難爲與你依我說賢婿不如
另娶高門我女兒如有命回來作一個側室罷生
岳母差矣小婿特爲此事而來唱

簇御林甘獨守盡此情曾讀書禮義明這樣節孝

人欽敬顯寒門得美名不來等枉閱經史一生呵
不願把妻更外唱

尚遶梁煞這般誠意堪人敬愧煞高年一老翁任
憑賢壻將他等老白如此說賢壻也是難得之人
待我夫婦同拜賢壻一拜外老同拜介生如何使
得還禮各痛介外正是年老不知羞無顏對女流
老難安賢壻意生大義足千秋同下

第六齣

旦上唱

自傷南

懶畫眉金柝朔氣夜來傳點點寒光夢影間鐵衣
換却舊裙衫又恐他人見遠望爺娘在那邊白不
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鐵騎聲啾啾咳我木蘭
只因一點孝心至有今日你看朔風吹面鐵騎爭
鳴好不可傷也不免吟詩一首以解愁懷朔風一
夜送征人遠向軍營誰見親正是初冬無侶雁淡
雲黃草日爲鄰何莫上同唱

前腔白雲衰草向邊關野外寒聲到處喧強如日
在荒村店雞忙狗不閒且自前行見長官何白請

了請了老莫你我自到古北口住了有半月了元帥還未曾到來不免前來見見花爺再作道理見旦介何花副爺在上二隊長叩見旦二兄免禮請坐歸坐介何莫花副爺我們到了這裏將及半月如何元帥尚無信息旦二兄小弟想來也是如此不知何故元帥大兵尚未降臨小弟看來這位先鋒呵唱

朝天子算來竟自不識賢惟求金與帛愛銀錢這般光景立功難歎無邊枉自離家向前多少淚徒懸多少淚徒懸何莫白長官自我二人看來他不

怕貪財而且好色這半月的工夫不知幹了幾次只是教兵卒們尋花更且連年少的軍兵也要受用受用同唱

前腔此人行事更多好遇着少年人便強姦遍尋婦女與村間這心田如何使人向前且自由天且自由天旦白二兄似此如何是好悲介我花弧好命苦也唱

尾聲幼小離家爲老年本只爲功業名傳白似這般呵唱教人返自憶家園何莫白長官不要性急等元帥到來自然有個道理旦二兄所言甚是少

不得恭候元帥便了天色已晚你我大家歇息歇
息罷正是辛平元帥自心平何莫牛和先鋒忒扭
合同下

第七齣

老旦携衣物副隨上唱

寄 續南

相思引飛雪紛紛歲暮時誰憐有女寄征衣副唱
無邊眼底淒涼漫天飄敗絮歸坐介老白院子你
看無邊大雪誰識征人苦楚副還求老安人少寬

一二老唱

綿搭絮悠悠情懷有所思副白安人且免愁煩小
姐的征衣待老僕寄去老在這裏咳兒阿你青春
遠路去他鄉塞上誰知風與霜副小姐你名譽應
垂丹册上說來不覺斷人腸老院子這是他着體
綿衣副悲介是老拿去副落衣介安人老僕一時

匆忙了告罪跪介老這也是他命當如此纔交給
你便是這般落地哭介木蘭這一件征衣尚且如
此唱知你半年在外有甚麼事兒弄蹺蹊告老奴
聽我言之你若到了邊關必須要將我意思對他
密密機關只說甚莫教人看疑副起介唱
急三鎗聞言罷好教人情難已勸安人自解之想
小姐做人處自機密斷不肯失主意老白院子你
言之有理此去呵唱

風入松正殘年冰雪歲朝時多多訴說別離自秋
一別邊關去怎知我時刻思之惟念他是個女兒

最怕的外人知副唱

前腔主人不必再心疑暫聽一言奉啟佳人盡孝
從軍去豈不念男女之際自有個處身道理又何
必更多疑老唱

急三鎗無限情誰訴更教人心如醉望關山徒空
泣副唱老奴且前去冒冰霜存忠義老年人免愁
思老唱

風入松你若見了急言之名就功成再次我今年
邁望兒回未卜知朝還有暮他那裏無靠無依兩
下裏同一理副唱

急三鎗論此理小人知且不必多囑附寄征衣到
那裏老唱寄征衣到那裏如何訴權說是親生子

副唱

風入松此去關山淚暗垂人前便稱公子這般節
孝人難比女緹縈上書而已老呂母若大年紀豈
似這文兼武同唱

尾聲這一離家上路途何時與他相見期老唱但
願早早滅賊回白憐兒遣僕送征衣副效死疆場
作義奴老逢人只說花公子副誰能辨彼是雄雌
同悲介副安人老奴去了下老你看院子已去我

也回房去罷下

第六齣

丑隨旦上唱

睹舊南

夜行船自從改服變行踪到邊關千里途程日夜

思量暗中悲哽何時纔到賊境白女扮男妝半載

餘朝朝夜夜費工夫况兼鐵衣臨邊地最怕人談

雄共雌我花弧自到古北口將及數月元帥杳無

聞信家下又無音書好不慟感人也軍卒丑應介

有日營中若有家信急急回報丑曉得暫下副上

千里奔馳此日來風霜歷盡甚堪哀黃花弱女爲

征士蒼鬢家人岐路悲一路行來已是古北口了

老安人所寄征衣少不得安排安排前去問取軍

營好找尋小姐整衣行介邊關苦楚人難受悲介
小姐你獨自一人怎樣挨丑上這是河北軍營甚
麼人在此混鬧副啟上大叔河北有個花千戶可
會在這營內麼丑我這營中倒有個花守備老爺
副可就是花弧丑胡說這是老爺的名字如何亂
叫副如此說煩勞大叔通稟一聲只說家信到了
丑待我與你通稟向內介老爺有請旦上怎麼說
丑家信到了旦着他進來丑是向副介老爺着你
進見見介副大相公在上小人叩頭悲介小小小
大相公別來安否旦原來是院子院公你可好副

好旦家下爹娘都安否副老員外老安人身體盡
皆安泰只是掛念着小小大相公旦院公你只
管甚麼小小副小人隨口自稱一見大相公就
忘情了旦也罷可有家信副在此送衣介這是老
安人寄來的征衣老安人說道口外甚實寒冷親
手做下幾件棉衣使大相公蔽寒旦咳母親呵唱
刮鼓令自那日登程想雙親皆晚景此時得見家
中信不覺得喜氣生對着這老院公衣衫件件娘
親送教人睹物更傷情那盤龍斗帳今無用副唱
前腔老奴離家境安人也細丁寧將纈衣交付與

我說來事要心明終日裏在軍營人心難測又難
經邊關非比在家中總只要莫似舊時形旦悲介
白千里之外娘親念念及此好教人心中難過也
我花弧苦楚自有天知院公你且營中畧住幾日
待元帥大兵來時你好回家去罷副啓上大相公
元帥如何還未到來旦咳院公我花弧苦楚真正
一言難盡也辭家替父原爲功名誰知這個先鋒
甚不正經好教我難道也大勸介何莫上聞得河
北家信到來花副爺爲何在此啼哭見介花副爺
少要悲傷見副介原來是院公哥院公哥可好副

二位可好我家少爺多有仰仗何莫豈敢花副爺
爲何只管啼哭莫不是爲着先鋒麼副方纔說到
這裏因二位到來尚未說明旦二兄呵唱

江兒水離河北舊城也只爲功業同不意到此不
公平教人如何不淚零最怕忌賢與妬能無故將
人葬送這樣行藏枉自裏捐軀盡命復悲介副白
二位大家勸勸纔是何莫同勸介副唱

前腔勸相公免驚自有個隨時定總然一時少公
平元帥來時有論定雖說善惡不分明鬼神之神
日盛二老家下望取着事就回程何莫白花副爺

今日應當歡喜纔是家中有信况且太老爺太安
人身體甚好同唱

尾聲爲人難得是安平况二老盡皆康寧副爺不
必多悲慟旦白如此多承二位副二位所言甚是
旦也罷你我暫且後營一敘何莫副爺言之有理
同卒下旦向副介多多拜上老娘只說我木蘭斷
無不明之事副但願小姐時時莫忘旦隨我來同

下

第十九齣

小生上唱

會文南

金落索春和萬象盡新奇會友朋作文快意生上
唱無聊萬恨心中起因相知且前去各歸坐小生

白小生姓陰名鏗爲因日色回春特請王兄一敘

生陰兄小生春日無聊春心莫已有限光陰春風

吹去小生王兄說那裏話來我輩文人遇此光景

豈不惜春宵一刻生小生因岳父家中從軍一事

輾轉心中將及半載小生既有令妻弟替父從軍

何必又生鬱悶生暗悲介兄言甚當小弟領教小

生王兄今日之會原爲作文而設何不大家談藝

一回生言之有理夫文之異者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小生兄言至當夫異者在神氣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生甚妙唱

武陵四序華文粲匹請看孔書與陸議良金美玉太羹元酒滋味百家爲笙簧五經成鼓吹集衆字成辭義逸興翩飛自然博識萬象因之起小生白

兄言極妙今古文人未嘗論及于此唱

前腔今復得子日下無雙韻美依清風浩浩高古名流在茲抱含一氣潤筆走萬年摛心如錦意如

癡化境斯須吞鳥吐鳳議論果出奇生白小弟豈

敢小生王兄你我議論多時何不大家散步一回

生有理起行介同唱

尾聲彼美人兮天一隅暢斯言兮春日裏果然是合意同心妙莫已同讓下

他們來大家商議商議四顧介軍卒軍卒小丑突
上聞得先鋒叫亡魂都嚇弔老爺小的還未出恭
淨我叫你你如何胡說小丑我見了老爺就有些
害怕淨我叫你有事小丑事事事這個事兒求老
爺饒了我罷淨拔刀介混鬧小丑老爺的刀還好
受小的最怕的是若大的那個物件淨笑介我叫
你呼喚兩個人來小丑老爺該早說拿替身小的
最能淨罷了小丑亂跑介可罷了我了淨你過來
小丑小的怕淨你過來我告訴與你小丑可殺了
我的了老爺分附罷淨你到河北營中叫取何莫

二隊長前來我有話說小丑小的知道了跑下淨
爲人若不花前醉枉作人間大丈夫何莫同卒上
先鋒呼喚不知爲着何來見介先鋒大人在上河
北二隊長叩頭淨起來何莫大人呼喚有何見諭
淨一傍坐了何莫卑末之人如何敢坐淨你們權
且坐下我有商議之事小丑設坐介何莫如此告
坐了淨二位賢士本爵身爲先鋒可也威武只有
一事欲與二賢士商議何莫大人請講淨唱
三棒鼓我今尚未去爭鋒皆因是少趨奉也見儀
容留神用工說話難明仗聰明花家那個業種也

雙魚記卷之五
五
欲要相從多多感情何莫驚介白大人這個事體
真正難爲况且他是我們主將更且勇力過人勸
大人莫把繡虎認作嬌童同唱

前腔這事兒忒難聽命只得且自講明也他英勇
慣會爭鋒玉潔冰清如何能將此話向他請也萬
望明公莫去用工淨白既然如此你二人與我出
去罷小丑不好了又要尋着我也淨怒介你二人
能與不能可要細講何莫啟上大人小人們萬萬
不能淨罷了罷了待元帥來時我管教他功不成
而名不就也何莫望大人息怒唱

尾聲事事從來皆有定那花弧有名將之風大人
何必氣冲冲白就此告辭了淨他二人那裏去
了小丑嚇跑了淨曖啲若無嫉忌心枉作男兒漢
同下

